



春雨 润北国

王耀忠

春雨，如牛毛，似蚕丝，纷纷扬扬飘落，悄悄润泽大地，将泥土的芬芳揉成一首湿漉漉的生命之诗；以湿润为笔，在干涸的黑土地上，润出一幅温馨的春雨画卷。

雨丝斜斜穿过屋顶，像一把大扫帚，扫去沉积一冬的尘埃，也扫亮了我的心灵；雨脚轻落，在巷陌间绽开一朵朵水花，晕染出岁月的斑驳；春雨又如绣花针，轻轻扎入大地，绣出新芽吐绿、冷香绽枝，一派生机盎然。市井弄堂，乡野阡陌，雨润杨柳婆娑，摇曳着希望的开端，以枝叶葳蕤之势，渐赴繁华。草色褪去冬日枯黄的外衣，换上嫩绿的新装，开启新的生机。墙角、石板缝隙间，钻出新绿的小草、娇嫩的花蕊，是春雨，润出了北国的春天。

春雨裹着松针的清香，绵绵而下，静得没有一丝声响。推开窗，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深吸一口，仿佛揽尽天地清气，沁入心脾。吐出一口带着微凉、饱含希望的气息，心绪瞬间宁静；雨滴落在脸颊，顿觉神清气爽。

春雨为远处的山峦罩上一层薄纱，恰似李可染大师信笔淡墨，在宣纸上缓缓润开。山脚下的村落仍蜷缩在晨梦里，炊烟裹着雨雾袅袅升起，与天际云絮缠绵相依，分不清哪是人间烟火，哪是天上云霞。

春雨洒向黑土地，如撒下一地碎银。春雨如膏，贵如油，珍似银，是大自然最珍贵的恩赐，带来生机与美好，也提醒我们珍惜与守护。好雨知时节，春雨正当时。田野间，细雨轻丝与田埂上老牛的细毛相融，农人伸出粗糙的手掌，接住“润物细无声”的点点雨珠，浑浊的眼眸里映着湿润的田野：“这雨下得及时，天晴便可开犁播种小麦。”田埂的梦，已化作一片油绿。

春雨无声滋养万物，为孕育新生，甘愿默默倾洒甘霖。它虽带来短暂的潮湿与阴冷，却也如我的人生一般，予我滋润与希望，予我直面挑战的勇气与坚强，成为我心灵最深的慰藉。

春雨是一首写满生机的诗篇，诉说着大地的渴望与生命的律动；这幅春雨画卷，在不经意间，已润绿了北国漫山遍野。

惊蛰乌鸦叫

张林

松嫩平原的惊蛰，从没有江南那般脆亮的春雷。老一辈人传下的农谚最是实在：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在安达这片黑土地上，乌鸦的啼鸣，便是春天第一声醒世的号角。

残雪还在田埂与林带间斑驳，冻土表层刚化开一层薄皮，风里仍裹着料峭寒意，乌鸦却先于万物开口了。整个冬天，它们缩在杨树林深处，少鸣少飞，像被严寒冻哑了喉咙。一到惊蛰，阳气破土，地气回升，散落在田野里的粮粒、草籽渐渐裸露，蛰伏的小虫也蠢蠢欲动，乌鸦便成群起落，嘎嘎的叫声划破沉寂，在空旷的原野上荡开一圈圈春的涟漪。那声音不娇不柔，粗犷、坦荡，是黑土地独有的春信。

站在安达的村头望去，雪水顺着沟渠慢淌，泡沼边的冰面酥软开裂，远处的耕地还覆着浅褐与灰白，却已透出醒转的气息。乌鸦或落在电线上列队，或掠过翻耕待种的大田，翅膀扇动间，抖落一冬的沉闷。它们不避人，不藏踪，就这么坦然地宣告：冻土醒了，虫蚁动了，春耕的脚步近了。

这里的惊蛰，没有桃始华，不见仓庚鸣，唯有乌鸦声声，守着北方独有的物候。农人听着这叫声，心里便有了谱：地气通了，该检修农具、攥肥送粪，等着顶凌播种。春风掠过安达的旷野，把乌鸦的叫声送进家家户户，窗台上的冻梨化软，屋里的酱块散出淡香，连炕沿上的老人，也会念叨一句：“乌鸦叫了，地要干了，该种麦了。”

一声乌鸦叫，是寒尽春归的信笺，是黑土地苏醒的呼吸。在安达，惊蛰从不是惊雷乍响，而是乌鸦啼破残冬，春风拂过田畴，万物在粗犷的生机里，悄悄拔节，慢慢新生。这朴素的声响，藏着北方最踏实的节气，也藏着一辈辈人对土地最深的依恋。

慢慢·诗

73岁

一辆摩托车

邢海珍

你飞驰而来
73岁，一辆摩托车
在绥化辽阔的山河之上
两轮转动
驮起自信的微笑
驮起善意和悲悯

圆满的月
一前一后转动年华
你风驰电掣的心
永远在路上
你匆匆地来
你又匆匆地走
劝你莫急
你只是淡淡一笑
一路平安的人
73岁的速度依然年轻

许多人在你身后
喊你雷锋
喊你好人
摩托车出发
阳光下的头盔不分啥季节
73岁的双眼直视正前方
月轮一前一后旋转
青春和年龄继续光明的远行



人生路上的灯

潘云

你用心底的光
把三尺讲台照亮
照得五彩缤纷
你却变得白发沧桑

鲜花在你的目光绽放
果实你的灯下闪耀
微不足道的一缕光
却点亮夜空众多的星

忘不了心中的月亮
走到天涯海角
也追随你那束光
那是我人生路途的灯

在一个严寒的隆冬
大雪灌满整个山岭
见不到一个活物
只有雪花横扫天空

一位老人突然钻出雪缝
满头白发同雪一个样
我惊讶地发呆
成为我永久的懵懂

风吹落他头上的白粉
不知是白发还是雪花
他却纹丝不动
像一颗立在雪中的钢钉

我猜到那是一个山神
与雪山相配
与冰天接壤
守山的就是这般模样

山神

柳林

晨光微暖照花阴

高旻

清晨推开窗，最先触到的是一缕不灼人的晨光。它不似正午那般热烈，也不似黄昏那般沉郁，只是温温柔柔地漫过来，落在院角的花阴里，晕开一片浅浅的暖意。

院里的月季开得正好，花瓣层层叠叠，沾着昨夜未干的露水。晨光斜斜洒下，在花叶间投下细碎的光影，深浅交错，像极了生活里那些温柔的褶皱。没有刻意雕琢的景致，不过是寻常人家的小院，几株花草，一方青石，便藏着最踏实的人间烟火。

母亲总起得早，搬一张小凳坐在花阴旁，择菜、理线，或是静静坐着发呆。晨光落在她微白的鬓角，落在她粗糙却安稳的手上，也落在她身前那篮带着泥土气息的青菜上。她从不说话，只是慢悠悠地做着手头的事，时光在她身边，也变得缓慢而温柔。我站在廊下看着，心里便觉得安稳。原来最动人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光景，而是这般静水流深的日常。

花阴下的青石台，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儿时总爱蹲在这里，看蚂蚁搬家，看花瓣飘落，把晨光揉进小小的掌心。如今再坐上去，依旧能感受到那股熟悉的暖意，仿佛时光从未走远，那些单纯的快乐，还藏在光影交错的缝隙里。风轻轻拂过，花叶轻晃，光影也随之流动，一静一动间，皆是岁月的温柔。

晨光渐渐升高，花阴慢慢挪动，却依旧留着一片微凉的软。院里的草木在光里舒展，叶片上的露水慢慢蒸发，留下一层晶莹的薄光。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有晨光、花阴，与一颗平静的心。生活本就是这样的，不必追求极致的绚烂，只需守住这份平淡的温暖，便足够心安。

我常常想，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是这般晨光微暖，花阴静好。不必繁华，不必喧嚣，只是守着一院草木，陪着至亲之人，在细碎的光影里，慢慢感受时光的流淌。那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柔，那些不声不响的陪伴，就像这晨光，不张扬，却始终温暖，落在心底，酿成绵长的欢喜。

晨光微暖照花阴，照的是景，暖的是心。这寻常的清晨，这朴素的美好，便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不必远行，不必寻觅，心安之处，便是暖阳，便是花阴，便是人间值得。



蒋波

时光老人的眼睛一眨，转眼间便到了三月。春姑娘款款而来，柳条晕开朦胧的新绿，小草怯生生地探出头，迎春花次第绽放。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就这样悄然而至。

气温渐渐回升，人们褪去厚厚的冬装，换上轻盈靓丽的春装，步履也轻快了许多。纵使春寒料峭，也阻挡不了人们奔赴春天的脚步。广场上渐渐热闹起来，天空中飘着五颜六色的风筝，有风的日子，大大小小的风筝随风舒展，成为春日里一抹鲜活又独特的风景。

三月有一个专属于女性的节日。她们为此期待许久，或是聚餐庆祝，或是旅游踏青，或是逛街游玩，方式不一而足。盼望已久的心仪包包、看中良久的新衣、惦记多时的化妆品，小小的心愿，大大的欢喜，都期待在这个节日里实现。家人的问候与祝福，一份份贴心礼品，更为这个三月增添了温情与甜蜜。女人如花，在这柔情似水的三月，尽情芬芳绽放。

三月，是温柔与诗意的。春风轻拂风筝，春雨丝丝缕缕，宜人的温度最适合走向自然，拥抱春光。三月还有植树节，大人小孩齐动手，种下树苗，也种下希望，让勃勃生机在春天里蓬勃生长。

三月天，花开正好。金黄的迎春花、大片的油菜花、红艳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白中带粉的杏花，还有樱花、杜鹃与郁金香，争奇斗艳，姹紫嫣红，美不胜收。而最灵动动人的，当属“女人花”，人比花娇，笑颜如画。

三月，风吹雨润，花开人俏。繁花似锦，温情脉脉；绿意渐浓，希望无限。万般美好，尽在这三月风光里。